

消失中的聲境

范欽慧

我從來沒有想過，透過「傾聽」會帶我走上一條不一樣的路。然而，就是因為熱愛傾聽聲音，卻讓我成為一位自然野地的錄音師。

大約七歲時，我就學會錄音。剛開始我是看到媽媽用錄音機在學唱歌，當我觀察到怎麼操控時，這個玩意兒就成了我最鍾愛的玩具。我曾經偷偷錄過爸爸的打呼聲，也曾經偷偷錄過爸媽吵架的聲音，我甚至會跑去後陽台錄鄰居說話的聲音。那時候，還沒有安親班，父母又都是上班族，有時放學回家自己一個人在家時，也會偷偷錄自己唱歌、說故事、甚至學賣藥口條，自編自演一番，這些創作的雛形，原本只是個人蒐藏，有一次卻被爸媽發現，居然拿去跟朋友分享，我一氣之下，把好幾捲錄音帶給洗了，後來被媽媽搶救一捲帶子保存，直到我三十歲之後，才物歸原主。

往後的日子，大概都在混沌的升學主義中渡過。大三那年，沒想到我重修「錄音」功課，當時政大還沒有廣電系，只有新聞系的廣電組，我記得大約是在民國七十五年，系上有一門沒有學分的實習課，學生得在午休時間製作一個小時的廣播節目，我突發奇想，決定製作一個關於原住民的節目，於是我開始興致勃勃的跟哥哥借了小型的 Sony walkman 錄音機，加上媽媽唱卡拉OK的麥克風，利用一個學期的時間，來進行田野的錄音採訪。還記得那時每個星期我都會搭著小巴士，從木柵到南港，去中研院民族所挖掘資料，政大的社資中心也是我最常拜訪的基地，因為這個節目，讓我得了當年大專院系廣電比賽的特優獎，還登上各報紙的影劇版。這些肯定來得意外，因為對我來說，這原本就是一個沒有學分的作業。而我一股傻勁所作的一切，只是因為「我喜歡」。

一如兒時的記憶，這些個人蒐藏，原本只是生命的片段，沒想到三十歲之後，零零總總的生命經歷，卻引領我向更深度的自我探索，並藉由傾聽而進入自然的領域。

自從美國留學回國後，我才開始真正賞鳥，也因為經常去野外欣賞這些動人的飛羽時，讓我聽到了不一樣的旋律。當時的我，歷經了不同的媒體訓練，心中卻存在著一種聲音：「我希望我能成為走入森林，光是透過鳥叫聲，就能夠辨認出牠的名字的人。」不僅是聲音，我也期待能知道我生長的土地，究竟在什麼季節，會開什麼樣的花，會有什麼事情發生。這些念頭一直在我心中盤旋，於是，我決定成為一位獨立工作者，我辭去上班族的穩定薪水，買一台錄音機，以及專業麥克風，決定向我希望聆聽的聲音靠近，民國八十六年，我向教育廣播電台遞

出「自然筆記」的節目企劃案，並獲得通過，這個節目迄今持續製作了十六年，從來沒斷過。

製作「自然筆記」的過程，是我人生最美麗的禮物。我從來沒有想過，因為要收錄大自然的聲音，我得走遍台灣各地，透過聲音來訴說各種不同的生命故事。為了讓自己對自然生態有更深度的見識基礎，我去拜訪了當時林業試驗所的楊政川所長，希望能製作一個以森林教育為主的有聲書，這個案子讓我有機會去認識一群生態學家，除了增強自己的生態知識外，也有機會到各種不同的森林環境中錄音。往後幾年，我從森林擴展到海洋、並走訪各種不一樣的生態區位，我開始在廣播中分享我在野地收錄的各種天籟，並且也為牠們撰文倡議環保的理念。

透過聆聽，讓我腦海中有一張屬於台灣的聲音地圖。我記得在什麼樣的季節，或在什麼樣的海拔會聆聽到那些動物的聲音。但是近年來，我對聲音的感受，開始有了不一樣的體會。一方面時，有些我原本熱愛錄音的地點已經不見了，隨著人為的開發與破壞，許多祕徑紛紛消失，還有些地方是聲境上的轉變，比如我經常工作的地點-植物園，對一個錄音師來說，除了一般人所能感受到的視覺變化外，聲音恐怕能透露更多的「實情」，我知道有些事情持續在改變中，在自然聲境中聆聽，原本我只是單純喜悅的發現者，但是當我開始認識牠們時，我便更加體會那些聲音背後的歌手，目前正遇到了什麼樣的困境，於是我開始感覺到擔心、憤怒，甚至想為保護牠們做一些事。

這樣的思索，在民國一百年時，有了更深刻的體會。當時我承接了林務局的委託案，要以一年的時間，按月份到台灣各國家森林遊樂區中錄音。於是，我一月在太平山，二月在東眼山，三月在阿里山、四月在觀霧.....整整一年時間，我進行了台灣山林聲境的記錄與調查，在這過程中我錄到各種鳥類、蛙類、鳴蟲、還有山羌、飛鼠、松鼠....各種繽紛的聲音。為了讓聽眾能感受環境之美，我把那些最精彩的天籟剪接下來，甚至配上動人的音樂或旁白，來增添其中的夢幻氣息，但是我很清楚的是，在我的資料庫中，那些原本「被放棄」的檔案中，滿滿記載著那些令我困然的噪音，包括了我在錄栗背林鴿、金翼白眉背後的戰鬥機的聲音，還有東眼山清晨頭烏線、繡眼畫眉背後的重型機車聲，還有知本森林大赤鼯鼠背後的卡拉OK聲，更別說那些人聲喧譁.....於是我把它們集結成一條曲目，放在我製作的CD的最後一首，希望能讓自然有申訴的機會。

長久以來，我們都是透過走入自然，來讓自己的身心靈更平衡健康，甚至像我這樣的錄音師，過去也是希望能收錄美美的自然天籟，讓更多的人在聆聽中，達到療癒的目標。但是有多少可能我也能過透過錄音，來幫助自然重新修復，甚至讓它得以控訴呢？

記得兩年多前，當時我正在野地錄音時，哥哥打電話給我，想問我現在正在做什麼。他當時已經走入肺腺癌的末期，我跟他說我現在身邊有大彎嘴、昨天晚上我有錄要台北樹蛙的聲音.....我說我要回家放給他聽。哥哥跟我說，他感覺到內心的恐懼.....我要他不要害怕，我把手機朝向眼前的聲境，我告訴他：「你聽見了嗎？有一天，我們都會繼續聆聽這些聲音，牠們在這裡已經很久了，我們以前就曾經聽過，未來也會繼續聽見。」

後來，每次到森林錄音，我都想像著哥哥也坐在其中，聆聽著這樣的天籟。而我也期待自己是一個見證者，讓自然有發言的權利，同時希望能為保護這樣寂靜美好的聲境而努力，而不讓這樣的聲音成了絕響。而這一次，我不僅以熱情為起點，更帶著一份使命出發，我知道，當我懷著這份信念時，生命將會把我帶向那些我將遇見的人物與風景。

*聲音檔：大彎嘴